

紹定吳郡志

十六

吳郡志卷第三十五

吳郡范

成大 撰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窓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蓋

卷三十五

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妙峯菴次之山之上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上方次之旣而寺灾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

於收藏之家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不可

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同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

太原王生洗促足角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

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

氏書云天王生闡國作童兒時猶能血鏃

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僊子記護國浮提

補多聞王騰雲跨漢轍鬼撚魔霞幟雪戟指

勾摧洋竟妙高北水面水精宮中為藥義官

長吁奇恠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

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

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山踴出平原中絕

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溝穿陞鐵

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壘危柱釋氏築室鑿

倚山半今天一堂實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宛

然挂空金精環力溢膺腕彘卒象伍作為

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麻靈鹿像若腹喘

被甲擔戈止於煙靄洗因勞其費進曰非某

三十五卷

吳棟

立信蘇遂謂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

州止姑蘇蘇遂謂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

陳公公一見若舊識迺盤從木于是邦得遊

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屈于崑山縣寓慧聚寺

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

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覓古迹且目其孤巒奇

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

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

壑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

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茂然也乃詢諸寺

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海陵

崔子向所紀之文略叙其事先是梁天監

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
居內寺一旦歸省而石
是山有息焉之志因

放錫禪坐于山脇石之
運籌思立精舍忽有山
人見師之前曰願施

千工以成其事其夜一
雷震吼林木號怒近
山之人聞樸斷之聲

駢城其方截如也延
二尺蓋山之役神工也
時宰縣者異其事

聞刺史奏武帝因造
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
圖龍于四柱每雲陰

天暝則鱗甲皆潤漶
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
後勃僧繇畫鎖

以制之洎唐武宗舍昌
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
宣宗皇帝重闡釋門

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
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
非梁製也唯神砌存

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
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
心懾而股慄竟

驚而魄駭苟非嚮師至
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
感昭于有德又胡能

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
公博古聞異來而觀之
以嘉歎因謂端曰

前記湮滅來者昧其所
永永端雖謏才忝辱厚
命故抽毫以書時至

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
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
架袈裟松柏香晴磬無

短韻畫燈含永光有時
張寶殿依山險凌虛勢
欲吞盡簷齊木末

香砌壓雲根遠景窻中
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岫孤煙竹裏村凭高

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
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
空光久遊不忍還迫

吐冠蓋場又次東
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
少幽興祇桑門

之惠聚寺
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

而

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磻底嘯靈烏雲間鳴影密樓臺眾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月生薜閣踈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諸天閣記

天掌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往梅惡徒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嚴奉高棟重簷闕麗誇雄自唐已然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歎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暈飛下俯鱗宇碧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

卷三十五

四

花和

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靄葱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造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脩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眾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磨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

曹叡法堂記

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

使劉璠為建院以歲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屋老而敝徒不能葺

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
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
元禪師昇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
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
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
聞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室處二十楹始
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
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
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
休耆壽者之勤其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
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予曰幸爲記之予聞
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
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
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通
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
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
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
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爲盛時然

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亦忘其真天
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道
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
我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
者乎于斯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
者六通四闢如醢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
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
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
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
人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
宇極於壯麗敞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
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己以遊
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
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
朝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
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
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
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
秘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東常熟縣七

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
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
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為禪寺土不變壞
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
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一真破一
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
安得有一切法是一妄為有情故一真我自非真
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
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
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什
方呂律傳心不因而及戈自伐與俗同汚其

三三末

六

馬林

不見假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
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
禪自今日始縣為聞府府下僧藉蒐可為領
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
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類垣壞壁蕭然
如無人之虛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
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
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
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
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
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
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
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
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
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
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葉夢得
翰藏記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
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羅什之徒出更
相傳譯博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
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
心法者遂判為禪律兩岐其後更數百年學
氏之學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盛自隋開皇
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盛自隋開皇
乘曰律曰論剖分田乙鱗次櫛比雖託疑
以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
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
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
經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墟之
餘與一時遺老所誦雖幸而獲存然顛倒
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
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埋
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
而後已矣今而得之越久而益其何也豈其

三十五卷

七

七

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
謹守嚴本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
資取便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
熟姑蘇吳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
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一年長老之淵始
募采緣為之淵強十明果學心法者山居勝
法一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
雪上白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
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其書則
怠惟轉輪藏侈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
嚴之意可使凡微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
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心目而音聲接
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目已有所嚮矣
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
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
善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
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

不可言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
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
以遺之非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三年六
月十日縉雲
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

李德巖扉開早
涼谷鳥分遠翔

花氣濕幽逕
蒼聲清上方
雲生松澗底
花落蘚池傍
致有遺此意
移時坐石床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

禧中改賜今名

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

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
拱二
六
老
惠
明
大
師
希
荷
天

卷二十五

八

楊潤

畚鍤之功大作廣于峻屢不五歲而告歸於

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

堂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

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甍峭植而

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環架四而院者

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擊之翼舒鱗萃

輝照可鑒會齋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

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

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
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
御滋福殿引元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
十疋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一淳化三
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肖遙詠一十一
卷祕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
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
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建佛殿記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關釋老賢

與不賢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
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
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
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
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
數厭亂德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
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
之教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
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
以然者誠欲抑之探其寢盛未始不為釋氏
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
會昌之既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
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
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
仁義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
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
子之教鼎峙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

從而遠入死之示身善滅惡之示莖蚩蚩之示岷
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徵福或廣度僧尼以
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
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
齊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
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原寺觀必舊而無所
荆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
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
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即梁天監
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
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
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
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
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
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詠祕藏
詮太平聖惠方九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
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

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
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貿良材經始
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壯而不
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遊目擊
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
書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第三十六

吳郡范

成大撰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

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齊始興五年因邑人擗

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言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僧黨宗年去浮屠法玄寺

三十一卷

毀并數大中殘初平恢釋教律飾伽藍先是
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
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灸
燐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
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
六月五日記李湛雲門十里長罽塔明朝陽
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樹好鳥
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語滄浪
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
餘鐘磬音僧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
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
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

為頂山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

瑞石庵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惟篁竒木陰森爵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暑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庵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庵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戒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墜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與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致誠於陰寂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寧州勸農事騎都尉借緋

錢藻撰陳子新著頂山志常熟居海濱地

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闢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迹不類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甃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父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庵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河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

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徒能蹙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淳化二年曉師苾芻建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

始自陳朝繼蘇明元年皇朝治平四年十月勅額為壽聖晏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智通始建鍾樓次以浴室廊廡堦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名

三十六卷

塔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菘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

院也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上

僕射陳蒲憫其隳陋首出已財集群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勸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

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竟自健蒲空鍾

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

在西北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僧仲殊記

生民之欲者

德稱爲君子君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善君子之常分

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也因以爲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

及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

此之盛也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

罪福之要用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

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爲

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衆興功嘉祐八年夏

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

紹聖四年十月雪川空叟僧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昔倪林里有寺

因湖漲圯壞儒林里始興建招提倪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

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

唐大中年顧文通捨

甲第而剏爲精舍釋迦大殿歲遠屋弊慶曆間沙門圓寔等重建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

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倡也始曰崇

福本朝更賜今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

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

香炬鍾梵蔚為道場年撰綿涉名存實亡

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

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魏巍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孫觀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人懸

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驛不能

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瞽

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

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古

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

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邠嘗築此堂為

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冠被珠珞乘白

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

平生不見留滯冥莫幽陰之態既寤嘆曰此

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

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

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沙童子戲也皆足

以成佛況乎運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

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

哉平望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

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此立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竝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湏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眾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

由平望因觀寺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圍何用高一日三百部口輪猶未具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吳郡志卷第三十七

吳郡范

成大撰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解宇紹興二年知縣蔣
 結建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
 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
 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
 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縣
 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成大又為續記一世

代氏姓猶可考云

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

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
 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人
 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
 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潮間望縣
 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
 冠南避寓于茲土秦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
 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擢兵按部之重邑
 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
 傳之繁倍百它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
 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
 繇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
 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
 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私也
 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只
 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
 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

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
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善中若其
姓名則不復可考矣東序厥今天下
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淮而
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
衍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
巔俛而四望賦澹脉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
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菱捷則畝鹵澆礪
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壑為秔稻之陸故
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
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桑
田翳日木奴連雲鐵絰之功苞苴之利水浮
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
家壯子無不賣賦以遠者繇是商賈以吳為
都會五方畢至蘇市雜擾措紳以吳為樂上
僑民間里羹亞京雉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
緩之則弛而肆之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樂
至於亂法殺然而多推則謗詈叢集必困於

卷之二十一

二

馬

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來領
是邑直方不撓有翫翫之風簡易無苛得調
彌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
關其細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霽
雨敗稼吳民阻飢君日尉藉而拊循之賑給
務均郵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為文具也予以
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旃則其於整
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
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彙里將書
而刻諸石顧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
攷焉爾子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繫叙吳風
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為學家
其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
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
郭受撰乾道三年吳令壁有記
尚矣唐大曆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今盧某所
刻石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

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表若祖忠政成
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
之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
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
為盛事然兵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
熾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
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其難而後能善
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兵為然余行四方所
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默苦其官齋咨太
息悔歸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恠其說
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商究之使一二其詳則
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葦爾邑負責猶
數鉅萬晝夜薄凍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
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百
適滿矣彼齋咨太息默苦而欲脫者直有味
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理政專撫字則愧考
兼善之誠難若素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
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並緣士不

卷之二

二

限形

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
卻去直者家居待罪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
此坐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
間須求於不有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
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謂難也已
旦莫去此至六官錢益勑於為縣其所成就
何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
顯者必將自表君始賞余言猶信來者尚勉
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

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

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

縣仕者之寬舒云

會郡領五邑其實首之

皇之封五品之令曰歲限以常調治付中佳
是將赤子奉其吐詞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
之寄近制銅墨之先以關即以京僚泊朝列或
模實以補之先是昭署占勝逼于關閭綿歷
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赫寺丞徐君繕完
之圩漫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焉君
寔代之也尹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
政用佳茂廼因聽編之隙周覽辦合惠無庸
曠之所得奉憇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幽園
俯于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
疊繚垣以入之繇是為平其基而歸然為亭
雲集板築而為乎為湖蔭以佳木之清畦以
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以擬蓬瀛五
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
愛客忘疲每瑤蕭絕稀簿領多暇春華爛而
在目暑風然罷扇英墜砌冬霰集楹君
賞心樂事粲然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
注弦管以引滿飛觴以度曲賽百婿之格

二十七

四

州

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出乎豐饌而千里之
蔬下豉雕盤薦乎佳賓而廛山之橘厥苞白
日宵過醉賓未去獨已見跋主歌未晡雖洛
中之季倫山陰之辟強咸有名園雅好賓侶
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
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
為雅名揭于華榜觀者知意此用略諸若君
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
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慎不佞嘗從事於
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
是邑者集簪纓於斯秦犬彘於斯惟其圖之
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武
芸臺歸書郎武寧張珉字伯鎮記
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
屏畫裏闔閭
墳域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

唐以來為名邑 本朝王禹偁嘗為之宰

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

蟠翠二亭 以必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

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

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皇室雖微

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

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

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

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

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

私于心克儉于身禁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

強暴者刑之以法老者時豐則以禮寬其教

以誘人峻其令以時者非時而欲之歲飢則

賑之農有方而不奪其時而子弟友夫婦和

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兄弟友夫婦和

然後祭祀以享其神行實予以其睦鄉黨自然

懷土不戴天而何侯哉王道云亡霸圖孔熾

者不鳴琴而何侯哉王道云亡霸圖孔熾
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
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
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于有臂也郡
之于縣猶臂之于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
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田
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
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
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
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
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
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
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
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
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

於專建屬吏莫得而知
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
袁仁錄
首之王
柔桑里
隅戶無儲蓄
久廢詩書
欺而墮田賦
繼踵或歲一
至有市男女
陳力于下
之才涖凋
任之明年
租更送他
矣至是始
小廉之有
媽歛民瘼
賢者以舉
宋

三十七卷

六

宋

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吳騏驎書
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解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濟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恠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脩竹竒芳蕙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聚群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筠
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了中
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
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斂歟

興已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

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

朱衣紅旆未容君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

不妨書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

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出漂淪極功名

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壑任浮生移任長

洲縣窮烟入水鄉江涵下頃月船載一蓬霜

竹密箴魚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迢遞煙浪

白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

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

江匪鷗鳥在應怪不忘機移任長洲縣

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微醺野廡連

荒塚江禽以畫圖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春日公舍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鷺

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疊

槿籬無人慰幽寂柳自低垂

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

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可能無位泰生民煙

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老綠袍

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揚備太湖東西即

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發黛管

弦歌動酒家樓。花光帶露柳疑煙茂苑笙

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青樓紅粉洞中

仙

卷

一

楊潤

君宰長洲之明

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客相羊縣治之

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鬱

林采煥發蓋葉左之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
佩有風徐至芬香幽人乃命酒坐踏翠亭上
君指柱曰名以是為花故也余居此日夕
矣率夜漏未盡三刻起視喜
不得息裝裏
蓋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若傾
葺其甚弊朽腐則所之敢盡則慢
以將去而怠其
盍盡歡於是楚人
酒屬君曰卓木之生其
清曠廣莫素女煉
有不幸而為
長而人方以為
志於用妙而小
之儀之用妙而小
余聞中蜀山
垂野水
月上漸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棗求主元之

像於虎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

跋長洲為縣
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
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

館公自叙其時寺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

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

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遺
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
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教化抑兼并而哀

流亡所謂鳩以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皆蘆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之詳與鍾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一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蠟相望足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山記龔頤正書

吳江縣在州南四一里主簿廳在縣之西

李曾余同年太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

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意密不痺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顧川曾公楫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蕪蕪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攷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帝書入先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此扉丹青帝謨鼓舞群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州縣之任古謂之官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各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南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

一四方好事者想係以其處欲至而無繇今
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
族擢船而逐利者必颺相摩此其人皆有所
期會臨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聲其
孰豈能少留而一高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
未始至者奚辨余亦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
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苦正爾少
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隣三高以朝夕
於斯吾樂可勝計邪乾道丙戌八月既望聞
從容汎舟垂虹主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
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財七十
日而開闢高昭耀戶觀深髹績甃鏤皆中度
程既聚廬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之
齊休坐之堂脩竹繞園光景蕭然所謂垂虹
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
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官遊之樂而
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
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朴之煩奔命將迎之勞

卷三十七

而有所樂也如此於是求文以為識余聞漢
高士不為主簿孫子嚴徒舍而有喜色士未
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立我也炳儒有
文學行誼而不思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
竈請比隣有加至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叙其
所可樂以告後之贊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
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迪功郎平江府
吳江縣主簿主簿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吳郡志卷第三十七

